

【浮世绘】

## 我的牛仔裤

□荆谦谦

我哥哥大二那年凭借经商的禀赋掘得了人生第一桶金。他把备战高考的我从教室里叫出来，要带我去大观园的服装市场买牛仔裤。他说，拥有一双漂亮长腿的女孩需要穿上这种时髦的蓝色粗布裤子。我跟老师编了个瞎话，就颠颠地跟在他后面，登上了开赴大观园的公共汽车。

那里有成堆的牛仔裤躺在木板支成的货摊上，还有的被夹子摁住“站”在后面的架子上。它们有着同样的蓝色皮肤，也有着蓝天与海洋的不同肌理，哥哥很有经验地介绍，这是染色的时候用手使出了不同气力形成的。在我腿上被刻意叠出中线的涤纶料子面前，这种粗犷里仿佛孕育着历史情感的棉布跨越了年龄鸿沟，令我想起未曾褪色的童年。我在像鲱鱼一样挨成排的货摊上挑了一条经典蓝的喇叭裤。浑身上下穿着牛仔服的哥哥跟商贩象征性地还了一下价，听到“下次再过来买”的愉悦声音，我迫不及待地把先前从腿上扒下的那团黑色扔进袋子，然后穿着拖地的粗布裤子，就此踏上了追求个性之路。

哥哥说还有事要办，要我自已回家，特别嘱咐说，就说新裤子是他送到学校的。待我上了公交车，他朝我挥挥手，变色眼镜在阳光下变成了闪闪发亮的大片琥珀。

爸爸妈妈皱着眉，盯着我的喇叭裤。我兀自走到大立橱跟前，带着欣赏的目光望向镜子里不曾出现过青春与美丽。那时我留着比男孩的板寸长不了多少的发型，穿着爸爸妈妈替我省时间买来的衣服，是个令人过眼记不住的女孩。我日复一日地用功，努力保持着优异的成绩，快乐和不快乐于我而言没有什么区别。除了我执意从门口贸易楼买来当书包的粉紫色单肩布包可以安放对美的向往，生活里原本少得可怜的色彩令我的灵魂无处可寄。

这条牛仔裤的到来仿佛刷新了一切。它负载的“超能力”让循环往复的学习、考试像雨后的枯草着上了一点绿，让老师成天挂在嘴边的“此时不搏待何时”有了弯曲的弧度。我上学穿着它，跑步穿着它，在家也穿着它，除了睡觉，它一直捆在我的腿上，与我的生活捆绑在一起，变得形影不离、难舍难分。更重要的是，在我看来，它把一直以来生活强加在爸爸妈妈身上继而又转嫁到我身上变形为审美层次上的禁锢解除了，从我的精神幕布上揭起了一角天空。我的同学们对这种当时尚未流行开来的时髦裤子不以为意，即便这样，我固执地笃信，终有一天它所承载的蓝调会像英国画家庚斯博罗笔下的《蓝衣少年》那样，开启令人耳目一新的潮流。

我的牛仔裤每天与大地相拥跳着华尔兹，脚很快就磨毛了，还挂上了不知多少尘土。它日益剧增的沧桑与不均匀的纹理，还有莫兰迪式的怀旧色达到了高度契合，就像爸爸妈妈老了之后终于停止了争吵，同时也让“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我获得了参与社会生活的恍惚错觉。妈妈有时嘟囔着要把它用水洗一洗，这引起了我的高度警惕，睡觉的时候把它叠好压在枕头下面。哥哥周末从学校回来得知后，笑着说要再给我买一条。我没有同意，生怕对第一条也是唯一一条牛仔裤徒增情谊辜负愧疚。

后来我读大学，有了零花钱和奖学金的加持，也就有了坐拥不同款式、变奏着蓝调风情的牛仔裤的能力。这种能力随着更远的后来经济条件的改善变得更加强大和宽广。鼎盛时期，我的衣柜里悬垂着、横卧着的牛仔布料裤子和裙子如同当年的一个鲱鱼摊铺，缀落其上的破洞、绣花、贴布讲述着不同格调的探索，它们将我对服饰审美的追求和对自我个性的表达演绎到了极致，而早年的匮乏之伤在不自知的无节制里悄然完成了疗愈。最初那条早已洗得发白的牛仔裤随着时代变迁的潮汐最终被我辜负了，也可能妈妈把它洗干净后，偷偷地把它同哥哥和我小时候穿过的旧衣服一起放到了一个布里。

再后来我离家到海外生活，哥哥去车站送我。他把装满牛仔裤的箱子一个个搬进车厢里，安顿妥当后，抹着脸上的汗说：“你，好好的啊……”接着声音好像卡顿了，他扭头下了火车。快出站台时，他回过头来朝我挥了挥手，镜片一如当年在公交车站的太阳下，只是不再是琥珀。

(本文作者为资深俄语翻译)

【在人间】

## 母爱“地图”

□李遇己

母亲来到我工作的城市已经一个月有余，明天，她就要启程回老家了。临别之际，她神秘地掏出一张纸，说这是特意为我绘制的“地图”。

我笑着说：“你给我画地图？现在谁还用这个，手机导航方便又精准。再说了，我在这儿都生活两年多了，难道还不如您这个县城老太太认路？”

母亲没多做解释，只是缓缓将那张纸摊开，轻声说：“你认得的路是有路标的路，我的地图，是生活的路。”

我定睛一看，不禁又笑了。这地图的范围实在太小，不过方圆一两公里，连路名都没有标注，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蔬菜水果店、超市，甚至还有小区门口的卤味店、地铁口的包子摊，以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能有什么用？我闭着眼都知道这些店在哪儿。

母亲一脸郑重地说：“这些店，可都是我精心挑选的。”她指着地图，细细道来：“路西头的这家果蔬超市货品最新鲜，菜果不过夜就低价处理掉。你买菜总是随手一抓就去称重。隔壁那家虽然便宜，但菜的品质差，拿回家扔掉一部分不说，还影响健康，反而更浪费钱。”我应付着点点头。

她又用手指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几个字，“这家社区医院离小区近，感冒发烧别硬扛，我问清楚了，每天都有坐诊医生，挂普通号就能看。”我的心忽然被触动，知道她是想到有一次和我视频，我发烧躺在床上，她让我去看医生，我一直说太远了、不想动。只记得她还拿我当小孩子般急得不行，隔一会儿一条消息地追问。好在我年轻，挺一挺就撑过去了，没想到她还把这件事放在了心里。

说到卤肉店和包子摊，她的声音温柔而嗔怪：“我还能不了解你？就好这口卤味。我观察过，这家卤味店生意好，每天收摊时基本都卖光了，你下班去买，准能吃到新鲜的，这样的店不会放太多防腐剂。要是去生意不好的店，吃多了防腐剂，身体可怎么受得了？还有，你呀，总是赖床，经常来不及吃早饭，地铁口这家包子铺就正好。我暗中观察过好几次，老板是个讲究人，包子笼屉干干净净，做包子时还戴着手套……”

听着母亲自顾自地一家一家店铺说下去，我渐渐沉默了，眼中有了些许濡湿。我似乎看见，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像怀揣着神圣使命般，一次次走出家门，在地铁口、在大街小巷徘徊，用脚步丈量着这片陌生的土地。那些我以为她在家发呆的时光，原来都变成了她丈量女儿生活的刻度，只是为了给我规划出一条最安心的生活路径。

这一幕，多像小时候，她总是默默跟在我身后，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既不打扰我，又能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我平安走进校园。只是如今，她的脚步已跟不上我远去的背影，却用一个月的时间，用最深沉的牵挂，拼凑出爱的足迹，组合成爱的“地图”，让我知道她的关怀从未走远。

我忽然想起，这些日子我总劝她：“你没事就坐地铁去景区逛逛，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当来旅游了。”她每次都笑着应下，可除了周末我带她去的地方，其余时间她几乎未曾踏足任何景点。我一直以为她是怕迷路或者懒得动，直到此刻才恍然大悟，在她心里，再美的风景也比不上女儿的生活重要。

我轻轻地将这张小小的“母爱地图”收进抽屉里。往后山高水远，这份被妥帖关怀的爱意，都会熔铸成铠甲，让我无惧风雨，从容而行。

□熊代厚

立夏了，转眼绿肥红瘦。

昨夜小雨一直没有停歇，这雨下在故乡的原野，打在老屋的旧瓦上，窸窣作响。以前有母亲在，这雨声是有主人的，而现在，它只是兀自落着，没有了回应。

在这淅沥雨声里，海棠开过了，李花开过了，桃花开过了，在杏花正开的时候，母亲却离我而去了。

我再次回到故乡，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不见母亲的身影。以前每次回来，她常在院门外等我，或者坐在堂屋的桌前等我，有时会躺在床上等我，而现在，我寻遍每一个角落，再也不能见到她的身影。

芍药花也开了，白得像一小团雪，在她的窗前亮着。

以前我总分不清芍药和牡丹，其实母亲也分不清。几年前，不知她从哪里弄来了两棵，栽在她的窗前，每至四月，便开出雪白的花。

有一年花开的时候，她突然问我：“你读了那么多书，咋分不清牡丹和芍药呢？”

我笑着说：“你也分不清呀！”

她有些得意地说：“我知道了，牡丹是树，像蔷薇一样，不死。芍药是草，像韭菜一样，年年发。”

我有些惊讶，她怎么突然分清了，并且讲得这样简洁明了？她笑着告诉我，是从电视上知道的。从此我分清了牡丹和芍药。

现在我站在这丛芍药前，想着当年母亲得意的笑容，不禁黯然神伤，芍药再也看不到母亲了。

高大的梓树撑起一片绿荫，笼罩了半个屋子。两棵桂树的叶子由嫩绿变成了翠绿，发出油亮的光。桂花会在中秋月圆的时候开，母亲看不到了。她喜欢把桂花放在汤圆里，雪白里有一份金黄，香香甜甜的，我再也不吃不到了。

枇杷的叶子由浅绿变成了深绿，这枇杷的果肉特别甜。几年前，我从学校的枇杷林里选了最好的几颗枇杷核带回来，母亲把核种下，第二年春天就发出芽，没几年工夫，就亭亭如盖，结出金黄的果。院墙两边的油菜结籽了，不久它会成熟变黄。还是初春时播的籽，刚发出绿绿的芽时，母亲还在；它们还没有长大，母亲却走了。

在这两个月中，我锁上了院门，没有人照顾它们，它们一天天长大，清明的时候，开出金黄的花，散出微甜的香。它们不知道母亲走了，以为她仍会欣赏这金黄的花，闻到这微甜的香。

过去的日子一直是这样的啊，母亲在院子里喜欢种一点油菜，看它们黄黄的花，收它们饱饱的籽，榨出香香的油，半个多世纪都是这样的。即便后来腿不行了，

【有所思】

## 绿肥红瘦

坐上了轮椅，保姆继续着这份工作，母亲的目光一直在的。而现在，没有人再欣赏这份金黄，又有谁来收它们的籽？

蚕豆也是正月初点下的，留着母亲的目光。后来母亲走了，它们孤独地发了芽，寂寞地开了花，长得齐膝高，现在结满了豆荚，却没有人采。

杏花落了，结出了青青的杏子，挂满了枝头。去年的此时，我回去用竹竿打落了许多杏子，因为太多，果子长得便小。母亲当时舍不得，批评我糟蹋东西。而现在，任它长吧，它长得肥也好，瘦也好，和我已没有多大的关系。

栀子花开始打苞了，浅绿的，前面露出一个小白点。母亲最喜欢栀子花，她人生的最后三年，

虽然是在轮椅上度过的，但每到栀子花开的时候，她总让我们把她推到栀子花前，她喜欢看着这洁白的小花打苞、盛开，她总会采几朵别在衣襟上，或是用一大碗清水养着。

现在栀子花又要开了，母亲不在了，我也离开了老屋，这一树的花只能独自地开、独自地谢，空剩一树的白、一树的香。

东南角的那棵大梨树也开了花，母亲没能再看到。这棵树有20年了，每年开花只在一瞬，结果的过程却很漫长，从三月一直到八月末，有半年的时间。它们从纽扣一般大小，最终长成茶杯那么大。这梨是青梨，越大越嫩，一口咬开，脆甜脆甜的，满口的汁在牙缝里钻，在舌尖、舌根间游走。最美的是，它的核很小，让人吃个痛快。

每年还未到中秋，母亲就催着摘梨。她腿没坏的时候，在长竹竿前绑一个网，把枝头最大的梨套下来给我。她看着我吃，露出满意的笑，虽然她早没有了牙。我临走时，她还逼着我带上一些回城，满满一大袋子。

现在，梨子又结了，比往年还多。但没有人喊我摘梨了，没有人逼着我带梨回城了，我站在梨树前，心中充满悲凉。

柿子树的叶子已经肥厚，不久将开出浅绿的小花。

石榴的花已红，像一盏盏小灯笼，悬在绿叶间。

老屋的门前长出一些蒲葵，叶子绿得发亮。

破旧的花台上，蔷薇缤纷着、芬芳着，几只蜜蜂在上面嗡嗡地叫着。

在这初夏时节，绿肥红瘦，一切仍充满着往年的生机，我的心里却延展着无尽的荒芜。

(本文作者为江苏省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